



从 2004 年总统大选看美国主流民意与 布什第二任期政策走向

朱文晖

一、美国总统选举与主流民意的取向

2004 年的总统选举，可以说是美国数十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选前两个月的各种民意调查，双方候选人不分高下。从 2004 年 9 月开始，笔者身在华盛顿，周围都是美国分裂为保守和自由两个阵营的声音。特别是身处偏向民主党阵营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对这种党派之争体会更深。在这次选举的前期，克里的声望高出布什，但 9 月份布什的支持率后来居上。幸亏克里在第一次总统辩论中力挽狂澜（另一方面也是布什阵营的轻敌所致），双方在选前的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按照美国的传统，每次选举都是对在职者的一次公投，如果选前民调差别不大，挑战者一般会胜出。因此，民主党竞选团队曾乐观预测，投票人越多，民主党胜算越高。在投票日的下午，看到如此高的投票率，民主党阵营以为胜利在望，笔者也曾在选举当天下午七点

钟收到民主党阵营内广为流传的电子邮件，预测克里会以较大优势获胜。结果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虽然被动员出来了，但更多共和党的支持者也出来了，在民主党重兵投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俄亥俄州，克里铩羽而归，在衡量是否要打选举官司之后，无望的克里终于很有风度地向布什认输。

因此，对布什阵营来说，虽然选前竞争激烈，但结果却有惊无险，以共和党的完胜告终。应该说，这次选举是民主党获得的捐助最大、组织得最好、动员的选民最多的一次，对手布什又在伊拉克问题上犯下重大错误，美国经济也未见根本好转，总统候选人克里又不是没有实力，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俱在。但民主党不仅在全国性的总统选举中输掉了 360 万票，而且在参议院改选中失去了四个席位，在本来不看好的众议院更毫无惊喜，大幅度落后于共和党。联想到四年前，在连续多年的经济繁荣面前，形象良好的副总统戈尔功败垂成，在最高法院（5：4）的裁定下已然输掉了总统选举。虽然作为一个外国人，对美国的政治、党派和宗教并不算十分了解，但笔者认为，有理由怀疑民主党的路线是否偏离了美国民意的主流。虽然选后一段时间内很多文章都在分析什么因素导致布什再次当选：其中有的谈到克里的个人性格问题，有的谈到民主党的竞选策略问题，有的谈到共和党的攻击性竞选策略问题（如将问题集中在反恐）……，大多数文章多从战术角度讨论问题，其结论不外乎如果克里在某个环节多努一把力，结果可能就是民主党人回到白宫。但如果将这次布什的胜利看作是他四年战胜戈尔的延续，笔者认为，最基本面的因素可能是共和党逐步占据了美国民意的主流，而民主党似乎仍在继续 1980 年里根上台以来的长期颓势。

二、美国主流民意的演变历程

从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开始，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从 1932 年到 1968 年只经历过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的“温和的共和党”执政的八年，一直都是寻求社会公平和强调扩张民权的民主党执政，民主党的理想主义和价值观念在当时尚算年轻的参议员肯尼迪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也借此以微弱的优势击败胜券在握的副总统尼克松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然而，超人气的肯尼迪不幸遇刺身亡，留下美国政治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故事之一。但继任的约翰逊总统走出肯尼迪的阴影，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美国的民权运动，终于以废除种族隔离达到了这场运动的顶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将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民主党人彻底推向共和党，造成今天整个南方全部变成共和党的红色）。此后，由于反对越战等因素，美国社会出现分裂，社会秩序动荡，共和党的尼克松打着“公正、秩序”的旗号在 1968 年卷土重来，意味着民主党的价值观念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共和党开始凝聚新的人气。不过，水门事件给了尼克松和共和党沉重打击，继任的福特输给挑战的佐治亚州州长卡特。但是，1980 年以保守主义起家的里根大获全胜，以及整个 1980 年代里根保守主义路线大行其道，显示出 1976 年卡特的当选只能看作是民主党衰败过程的回光返照。应该说，里根的八年是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扭转国力下降趋势的转折点。因此，他的副总统布什得以接任总统（美国现代历史上鲜有副总统靠竞选升任总统者，杜鲁门、约翰逊和福特都是因总统死亡或者辞职接任总统），但在相对偏向自由主义的新英格兰地区长大、长期在政府和外交界服务的老布什（包括在中美建交前出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是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人，难以博得共和党保守派的好感，在 1992 年连任选举中他的大量选票流向更保守的独立候选人罗西·佩罗，名不见经传

的民主党候选人、南方小州卡肯色州州长克林顿作为战后婴儿潮的代表，以与第三道路不谋而合的“新民主党”路线入主白宫。应该说，克林顿执政八年，是二战后美国经济成长最为健康的时期，他有效消灭了里根造成的庞大财政赤字，美国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从这个意义上看，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好转，恰好消灭了许多在经济方面的选举议题。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主轴不是老布什擅长的国际主义和执政经验，而是“傻瓜，经济才是最重要的！”2004年，克里的竞选团队再次提出这个口号，但已时过境迁，充其量只能是一场“没有克林顿的1992年选战”，缺乏克林顿靠10年州长经验积累的超级亲和力，在经济不是选民关心的主要议题的情况下，2004年克里的表现已算难能可贵了。

虽然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好转，1996年共和党的候选人多尔也不堪一击，但是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实力并没有像欧洲那样随着“第三道路”的兴起而消沉，反而表现出更强劲的增长趋势，1994年共和党议员金里奇主导的国会中期选举，一举夺回了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表明美国的主流民意并没有追随民主党政权，而克林顿在个人生活和财务上的一系列事件，更打击了民主党的凝聚力。2000年的小布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在党内初选中，他依靠在南卡罗来纳的福音教派 Bob. Jones 大学竞选起跑集会，通过彻底倒向保守派击败了参议员麦卡恩的有力竞争。在2000年选举 ABC 的出口民调当中，57%的人认为“美国的价值氛围处在非常错误的轨道上”，这些人中有62%将选票投给了布什。2004年的选举，布什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福音教派的优势，而且在天主教徒方面也击败了克里（克里本人是天主教徒）。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是布什在操控宗教议题，倒不如说是布什和宗教势力相互利用、相互促进更为准确和客观。因此，我们看到民主党动员了大量年轻人和少数民族投票的同时，更多的

宗教信仰者走出来投了布什的票。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保守势力确保了她的连任。

三、布什的个人性格

从国际上看，特别是在欧洲，人们非常不喜欢布什。因此，在选举前的国际民意调查中，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人都支持克里。但是，布什对国际民调并不介意，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里根当年也不受西欧欢迎（特别是在布署中程导弹和军备竞赛方面）。在美国国内，自由派也不喜欢、部分人甚至痛恨布什，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报曾发表社论支持克里，而在书店里，抨击布什政策的书，远远多过为布什政策辩护的书。但是，布什高票当选了，而且选后高调宣称，“我赢得了政治资本，我打算要使用这些资本”，一副牛仔的模样。应该说，布什的性格，既是很多人憎恨他的导火线，又是他能够赢得两次选举的重要因素。四十岁以前的布什虽出身名门，但基本属于无所作为，又有酗酒的坏习惯；但他居然能够一夜之间痛改前非，他的这种“再生”令教徒们尤其喜欢——这就是“主”的力量。正如克林顿在自己位于小石城的总统图书馆开幕时对布什的恭维，“当我注意到你时，就感觉你会击败我们。”在美国政治现实中的布什，自有其高明之处，他最擅长的，就是与普通百姓的沟通。在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中，他不如克里和戈尔的滔滔雄辩，而一旦走进集会，到选民中间，他就如鱼得水。他在南部大州德克萨斯（美国第二大洲）的州长经历，基本无懈可击，而且极大地赢得了相对处于中低层的西半球移民的好感（特别是在2004年的选举中），对于一个共和党总统来说，这是很难得的。

布什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口无遮拦，经常记不住人名，动不动就说错话。但奇怪的是，这个性格居然成为他在面临批评和政策评价时的最佳免疫工具。如果是其他总统或

政治明星说错了话，可以会大大抵毁其政治声望、甚至政治前途。但这种情况对布什可以说是毫发无损：布什的支持者说这就是这个人的可爱之处，他坦率、不做作，跟普通百姓毫无分别，因而更值得尊敬；布什的反对者则说这个人就这样无可救药，犯不着追究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因此也就原谅了他。这种看法甚至延续到对布什的政策分析上来，没有人仔细分析布什卷入伊拉克战争的前因后果，没有人对布什的施政一一点评。因此，虽然外界很多人、特别是欧洲的知识界（和美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倾向将布什贴上可笑、甚至愚蠢的标签，但在效果方面，他却像拳术中的醉八仙一样，以拙藏巧，政治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布什的性格可以总结为简单、决断（Decisive）、爱憎分明。因此，在反恐时才有“不是与我们站在一起，就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动不动就从宗教的高度，摆出正义与邪恶的价值判断。

四年前，布什从德州来到华盛顿，基本没有首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运作经验，现在他成熟了、自信了，也没有连任的压力了，他的亲信也逐渐掌控了主要的职务，但他依然简单、决断、立场分明，他会走向何处呢？更加单边主义？还是像当年戒酒一样“痛改前非”，转而寻求国际合作与妥协（如伊朗核问题）？

四、与里根的对比：未来布什的政策取向

布什的人事任命、就职演说及国情咨文，已经基本勾画出布什未来施政的主要方向。作为一个与福音教派联系紧密的基督徒，布什有极强的使命感，他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都在追随 25 年前的里根。将布什与里根做一个对比，有助于分析未来布什政府的政策取向。

里根可以算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共和党总统，他在位八

年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里根的竞选过程和上台之初，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国际政治中，共和党的右翼理想主义色彩与民主党的左翼理想主义色彩，虽然都强调民主和人权，但在操作上可谓南辕北辙），将当时已经缓和了与美国关系的苏联描述为“邪恶帝国”，挑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表强硬的里根在策略上渐趋灵活，到第二任时已经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相处甚欢。里根身上体现了道德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中的灵活主义的双重性。与此对比，怀有福音教派信仰、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小布什在上台前就已经接纳了1990年代在美国日益当道的新保守主义立场，用武力在全球推进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念，为美国的霸权定位继续寻找新的敌人（如将中国的定位从克林顿的“战略合作伙伴”改为“潜在的竞争者”，提出“竭尽所能协防台湾”等）。但在“9.11事件”之前，国际政治的现实制约造成了他在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逐步走向灵活主义。“9.11事件”对他既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又给他带了空前的机会，来实践他的理想主义。新的敌人——以本·拉登为首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送上门来了，由于阿尔盖达组织看不见、摸不着，在极为顺利和简单地灭掉包庇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之后，他顺势提出了“邪恶的轴心”。萨达姆·侯赛因被联合国禁运、被美英两国军队折腾了10多年，军事实力和斗志已经大打折扣的伊拉克自然成为布什试验其理想主义的最佳祭旗场所，在中东这个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发源地推进民主进程和自由价值，成为“布什主义”的内核。他对于克林顿在任期最后全力推动的巴以和解毫无兴趣，阿富汗战争之后迅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从军事战术上看，美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应该是唾手可得，但在更宏大的战略领域，布什犯了两个重大错误。第一，布什及其属于保守派的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官员的好战，造成了美国与欧洲大陆的德国和法

国的严重分裂。正在统合的欧洲主流价值观完全不同于美国共和党的保守观念，更不同于布什强调美国天下无敌的牛仔式单边主义倾向。布什挟美国国内之民意，过分强调先发制人，以为欧洲还会像以前那样唯美国马首是瞻，结果出现了欧洲强烈的反布什情绪。与欧洲的进一步分裂，不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这一点已经基本成为美国的共识。第二，布什低估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的多国联军当年兵临巴格达城下，还在最后一刻下令撤军，因为他不愿深陷中东这个泥潭。十五万美国大兵贸然挺进伊拉克，算是上了新保守派天真的理想主义的大当。客观地说，美国进军伊拉克，倒还真不就是为了石油，而更想实践其民主价值和自由观念，以从根源上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至少从战术上将恐怖分子的战场从美国本土引向伊拉克（当然，其后果可能是制造了更多的恐怖分子）。但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进展缓慢，游击战此起彼伏。从军事上看，正如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坎贝尔指出的，美军在伊拉克的处境甚至比当时在越南还可怕，因为他们花了两年时间，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谁是敌人？敌人在哪？是如何组织的？因此，在伊拉克的美军士兵成日担惊受怕，紧张和劳累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的越南战争。总结说来，美国在伊拉克可以称为“赢得了战争、失去了和平”。而从大战略分析，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既造成了美国在国际上失分，又造成了人员上的重大伤亡，以及国内的财政负担加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什又在逐步划清与新保守派的界线，新保守派在美国的影响力开始衰减。

从结果看，对于日益从资产转为负债的伊拉克问题，已经成为布什第二任的首要问题，搞不好伊拉克就是美国的第二个越南，既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带来巨大的打击，又会像当年打击民主党那样，给共和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布什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通篇的民主、

自由、人权，以及国情咨文中大谈类似价值观念，与当年里根的对苏战略有相似之处，在“邪恶说”逐渐失去吸引力后，首先还是要占据道德制高点，通过这个道德制高点来统领美国的中东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再通过灵活、务实的策略，逐步摆脱困境。应该说，伊拉克大选的顺利进行，是一次真正的转折点。虽然还不知道什叶派领袖西斯塔尼的真实意图和真正走向（他此前一直拒绝与美国人打交道），但就算最坏的情况出现，作为民选领导人的西斯塔尼要求美军撤离伊拉克，也是在战略上帮了美国的大忙。

我们看到，在布什第二任内，虽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口号越来越响亮，但在现实政策上已经充满了灵活主义，并摆脱了单边主义走向多边主义。在伊朗核问题上，基本已经由欧盟在主导，美国只不过从不同角度通过威胁伊朗政权进行配合而已；原来布什极为反感的巴以和解，在阿拉法特去世后，美国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从压迫以色列让步开始（如从加沙地带撤走定居点）有效推动巴以和解；对朝鲜问题，美国看准了平壤想拿经济援助的心态和有限的谈判实力，基本采取搁置、拖延和放任立场，口头上说是依靠六方会谈的框架和亚洲国家的努力，实质上根本就不想直接与朝鲜接触早日解决问题。但对于相对弱小的叙利亚，美国则尽其欺凌之能事，也不排除它会采取实质动作迫使叙利亚就范。在这个布局下，赖斯一正式上任，就马上奔赴欧洲，修补跨越大西洋的关系，已经基本决定了她作为国务卿未来的政策取向。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布什则在国情咨文中，花大篇幅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计划，希望能得到当年与里根减税计划一样的轰动效应。但社会保障改革的真正实施时间要到2009年才开始，也就是等布什下台之后才进行，也确实让人搞不懂他到底想达到什么实质效果。这种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布什个人性格的两重性，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与统一。

五、总结：布什的遗产与共和、民主两党未来的路线走向

乔治·W·布什在 21 世纪之初的八年执政，势必给美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留下应有的遗产。虽然他的第二任才刚刚开始，但美国国内已经在关心两年的中期选举以后，共和、民主两党在总统初选启动时的路线走向了，克里会否卷土重来、希拉里实力如何？共和党是走向温和（如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查克·海格尔能否脱颖而出，麦卡恩还有无机会）？还是继续保守（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会怎么样）？这些逐步浮上台面的政治人物都会与未来两年美国国内的民意和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运作互动，勾画出共和、民主两党的未来路线走向。

从共和党方面分析，迎合与强化保守主义趋向是布什两次当选的不二法宝。这种趋向从里根时代开始，中间虽然被极富个人魅力的克林顿打断（他也提出了同样可以成为主流的、接近“第三条道路”的“新民主党”路线），但从 1994 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依靠金里奇的“与美国有个契约”夺回失去数十年的众议院控制权，到 2000 年的小布什在克林顿执政的耀眼政绩面前能够获胜，其基本因素就是共和党的这种主流趋向。这次的选举结果，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共和党的上升趋势。例如，布什可以提名相对保守的最高法院法官，从而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都占据主导。但是，也绝对不能排除在共和党内出现形象良好的温和派候选人，将主流民意从偏右拉回中间。特别是如果未来几年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出现重大的失利（如同当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或者美国经济形势发生急速恶化的情况（如美元大幅度贬值，资本大举外流等）。

对于民主党来说，其策略的厘定也面临两种对立的取向。面对共和党的强势地位，民主党到底应该往中间偏右移动去迎合主流、还是应该移向中间偏左去抗衡共和党呢？正如一篇美国报道指出的，目前的民主党群龙无首，

更缺乏方向感，很像 1976 年被卡特击败的、还深陷在尼克松水门事件中的共和党。但该篇报道也指出，1980 年里根的横空出世（经历过多次党内初选失败），彻底改变了二战以后美国的国内政治潮流，也奠定了今日布什再度胜选的基础。问题是，民主党的“里根”在哪里？是希拉里·克林顿吗？今天的民主党，以至于美国社会，有否产生 1960 年的肯尼迪那样的土壤？但是也许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目前在布什民望上升的同时，民主党内部的凝聚力也开始在汇拢。或许这就是美国内部政治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吧。

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地址：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邮编：518029

电话：0755-82487878、82471317

传真：0755-82410997

网址：<http://www.cdi.com.cn>

联系人： 郑宇劼 电邮：zyj@cdi.com.cn

责任编辑：张朝中 电邮：zhangchzh@cdi.com.cn